

· 通俗文艺小丛书 ·

GAO DE XIAO LAO TOU

高德孝老頭

浩然著



通俗文藝小叢書

高德孝老头

浩然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60年·沈阳

高德孝老头

浩然著 王秋插图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）

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

旅大日报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$\frac{1}{60}$ •1 $\frac{1}{25}$ 印张•17,000字•印数：1—6,000 1960年5月第1版

1960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10158•218 定价(4)0.08元

一、高德孝

高各庄有个高德孝，五十五岁不显老。他身大力大，嗓门儿也大，站在街东头说话，西头的人能听清。平时，还好跟别人谈论他当年如何如何。比方，在关东抚顺背煤的时候，他怎么在一气之下，打了日本人一个嘴巴呀；民国年，县税局敲诈他的税款，他怎么把税员给骂跑的呀……，谈起来有声有色，凭你什么人，也得被他说的瞪大眼睛。每次谈到最后，他总要这么一句：“唉，我这一辈子呀，就落下两宗老毛病，直到如今也没有改过来。头一宗是爱喝烧酒，虽说从来也没有喝醉过，哪天也得喝二两，不吃饭也吃不下；第二宗是爱说话，敞开嘴儿没后门，虽说没有走过板儿，遇事总要说话，不说气

也出不来。”他这样对你讲，使你体会不出他是在自我责备呢，还是在自我欣赏？不过，从口气里，总能听出几分得意劲儿！

解放后，翻了身，日子过的富裕，酒，喝的更勤了；老百姓当家做主人，没有顾忌，话，说的也更多了。在村里、社内，只要他看见不合理的事情，别人顾面子不好开口，他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，找当事人说个里朝外，直到别人低头认错，答应立刻就改，他才罢休。

高老头之所以单刀直入，敢说敢道没顾虑，在他的心眼里还藏着两个仗义：第一，他是头号贫雇农，成分好；第二，在高各庄，高家是大户，他是高姓中的长辈，村干部都是他的侄子、孙子，还有重孙子，说错了话，没关系。

这几年，高老头说了许多话，揭发了许许多多的大小坏事儿，给干部帮了大

忙。远的咱不講，且說前几天社里撤銷會計皮錢包那件事吧。

1955年高級合作化，这个农业社才从互助組轉过来。那时，沒有一个高小生、初中生到高各庄来，社里缺个識字的人管賬，干部很发愁。单干戶一箕油要帮社里的忙，推荐他的女婿皮錢包当會計。

皮錢包是邦均鎮老葯鋪在德堂的管賬先生。那年，不知是办了坏事被攆出来的，还是自动退出来的，反正呆在家里沒事儿干，穷的飯也吃不上。演了一出“三顧茅廬”，才答应了这个工作。

这个人，从上任那天起就沒有安好心。真是手大袖口肥，大小一齐摟。来社后的第二年，就是去年，他家一下子就盖起五間大瓦房。社員們在背地里咄咄嚓嚓地議論，只是顧着这位“女婿貴客”的面子；又怕他一甩袖子走了，沒人來当會計，就把話憋在肚子里，不好說出口。

那一天，社里搞完預分方案，隊長向隊員們公布各戶的收益。高二新和刘成跟高老头同在一个生产組，他們兩家的勞動力一般多，勞力站隊是一等，今年的出勤率也不相上下。可是，賬上写着，高二新比刘成多着五十個勞動日。因為高二新是皮錢包的叔伯小舅子，人們對這五十個勞動日有點懷疑。高德孝老头听了大伙兒的議論，搶過賬單子，找皮錢包釘問。

皮錢包最怕高老头，平時見了他，總是低頭哈腰，唯恐他拆了自己的台。現在見他來查賬，渾身不由得一哆嗦。他好半天才鎮靜下來，一面陪着笑臉，一面拿過算盤，從頭至尾打一遍。結果，分毫不差。

高老头还是不凭信，就把高二新和刘成两个人的劳动手册都要过来，要当家孙子高文河給他從頭念念。先念高二新的手册，念到“七月一日，打荆草，九分”

时，高老头一下子跳起来。

“胡说，那天我跟高二新、刘成三个人一块去的，按草的斤数记的分，每人五分，他高二新怎么来的九分？不信看刘成和我的。”

打开一看，果然都是五分。吓的高二新连忙说：“我不识字，谁知我姐夫怎么记的。”这时，许多社员都给气坏了，顾不得一切，把皮钱包家里发财、盖房的事儿统统告诉了高老头。

不听则罢，这一听，气得高老头五脏都要爆炸，他一个旋风脚打到会计室，老虎扑食般窜到皮钱包跟前，一把抓住他的脖领子，活象抓个小鸡，把他摔到地下。

“你，你个狗日的，你为什么这么记工分？你盖房子哪来的钱？你是喝我们的血呀！”

高老头的大嗓门，象连发炮弹爆炸那么响。皮钱包光是浑身筛糠，一句话说不



出来。

这当儿，皮錢包的老丈人一箕油气喘吁吁地挤进来，上去就左右开弓，打了皮錢包两个大嘴巴。然后，頓着脚，顫着手，指罵皮錢包：

“你这个没出息的屎蛋，你怎么无故惹你大伯生气？我們可是老朋友啊，快，还不快磕头陪礼！”

皮錢包抹着嘴角上的血，順从地跪在地下，咕咚咕咚搗蒜般地磕响头。

高老头不听这一套，一把推开一箕油，抓起皮錢包：“交情說交情，公事說公事。滾起来，咱們一定鬧个水落石出！”

这场风波提醒了干部，連同县里搞預分試驗的同志們帮助，把几年的賬目作了一次清算，搞出皮錢包大量的貪污事实。先撤了职，后控訴到县法院，皮錢包依法惩办了。

皮錢包被抓走那天，一箕油特別找到

高老头陪不是：“老兄你真是个大公无私的人，我佩服你！从今以后，我要跟那皮小子断绝来往！”

这件事很快在全县里传开了，县文化馆的一位同志还把高老头向坏人作斗争的事迹，编了一套连环画，在各集各镇宣传展览。高老头浑身都觉得光彩。

二、一箕油趁隙施奸计

推倒了皮钱包，大快人心，独有一箕油恨透了高德孝。他暗地里咬牙切齿，骂翻高家几辈老祖宗，一连几夜都没有睡好觉。

读者一定要问：抓走皮钱包那天，一箕油赞成的五体投地呀，怎么又恨起高德孝来了？诸位有所不知，那一箕油就是这么一个笑里藏刀的家伙！要知底细，听我慢慢讲来。

一箕油的真实姓名叫高德侯，提起来

他和高德孝过去都是一样，穷的没有锥扎之地，两个人在旧社会活不下去，还一块儿搭伴下过关东，卖过苦力气。前几年，赶上机会，也断不了坐在一块儿喝几两。解放以后，一箕油的日子过富了，财大气粗，看不起高德孝这“穷把骨”；高德孝为人耿直，嫌一箕油尖酸刻薄，看他也不顺眼，因此，两个人才慢慢地疏远了。

高德侯这个人有个贼大胆，心眼也机灵。那年，顽军、还乡团被解放军包围在薊县城，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饿的这群野兽嗷嗷叫。高德侯钻了这个空子，他用了千方百计，把十石小米偷偷运进城里；又从城里运出几车洋货。自然，两边都赶上了行市，挣了老鼻子钱。那时，逃亡地主滥卖土地，他一下子就买下二十亩。土地改革没有动着他的皮肉，反而分了一部分浮财。那几年政府号召发展农业生产，他趁水合泥，又囤积粮食又买地，还雇了

半个长工，当上了东家。他的日子虽然挺肥，在人前总是装出一副穷相，见了干部，他説起穷来，真象个老娘們那样，一行鼻涕一行眼泪地叫着苦。知底細的人就説：“別看高德侯表面黄皮包着瘦骨头，肚子里可是要往外流油。”于是，大伙儿就按着他名字的音韵，給他串成个外号——一箕油。

宣傳总路綫之后，紧接着粮食統購統銷和农业合作化象两把快刀，割断了他那独霸高各庄的梦想。从那时起，他对共产党怀上刻骨的仇恨。不过，他这个人有一副花花腸子，他的心里明明要杀你，表面上却陪着笑臉，説你喜欢听的話。这几年，哪一个运动，他都使点坏水，放点臭气。不过他又象混水里的泥鳅，誰也沒有抓住他。

一箕油推荐女婿皮錢包到农业社里当會計，这原是一举三得之計。第一，給女婿

找个生財之路；第二，女婿在社里當會計，容易探聽社里的軍情大事，給他通風報信；第三，共產黨若是步步緊下去，他高德侯不得不入社的時候，朝里也总算有了個人——這豈不是萬全之策！皮錢包來了之後，一簍油也曾再三囑咐他，要見風使舵，細水長流，不要冒失，不要抓大饅頭，以免砸了鍋。不料想，還是砸了鍋！但是，這能怪女婿嗎？高各庄要沒有這個老不死的高老头，這江山不就穩坐萬年了嗎？歸根到底，還得恨高德孝。恨，又不敢說出來，只好憋在心裡。

一事沒了，又來一事。眼看來到收割季節，接着又要購糧了。往年，有女婿皮錢包在村里幫忙算賬，還可以給他變個戲法使點假。如今這個靠山倒架了，社里那群幹部，能給他留情嗎？

正在兩塊病一起絞腸子的时候，他從小酒鋪二掌櫃那里聽到一個天大的喜事。

据说高各庄是县委确定的大鸣大放试点村，而且，不久就要象城里那样搞起来。一篓油心想：大鸣大放，就是给村干部，给共产党提意见。唔！不用说，共产党内部发现了不幸的苗头，灭亡的危机。嘿！早就估计到了。官派，不论谁，都是统治不久的，红火一阵子，就要倒牌，从他高德侯手里花过的各种各样的纸票子，就是证明。

他高兴了，而且一下子就想到统购统销这件事情上。只要这个倒霉的政策一倒牌子，什么都好办了。可是在高兴之余，他又有点儿担心。他心里明镜似的，高各庄对统购统销有仇有恨的，除了象他这样的几户之外，真是难找。而他們这样的户，在村里说话是顶不吃香的，谁能听自己的话呢？就算有人听，谁又敢起头开火呢？若是有一人替他开了头，他就可以看形势，混水摸鱼，兴风作浪了。这时，他立

刻就在高德孝身上打起算盘。他想：高德孝敢說敢鬧，好管閑事，若是把他抓在手里，可是一把好家伙。他不光敢說話，說了，比誰都起作用。往后有个三长两短，病是他的，碍不着自己，把他送在里边，也报了拆女婿台的仇恨！

主意打定，說办就办。这一天吃罢晌午飯，一篋油猜想高老头一定在家里歇晌，就装一荷包好烟叶，快步走进高家。

高德孝住的是独門独院，儿子在外边工作，前几天，老伴又去看閨女，家中只有高老头独自一人。院内干净利索，几只老母鷄，悠閑地寻找食物。窗前槐树上，拴着一头备好鞍子的灰毛驢，闭着眼睛，搖着尾巴。

一篋油連忙放輕了脚步，心中暗想：准是来客人了，是誰呢，待我看个究竟。他用脚尖悄悄地走近窗根，正好窗户紙上有个小窟窿，就側身单目往里看去。

屋子里并没客人，独有高德孝在柜子里翻找东西。看样子很急，急的脸上直流汗。找哇翻呀，又忽然把所有的东西都扔进柜里，跳到柜上，搬下厨子上的花瓶找起来。一不留神，花瓶倒了，花瓶又碰倒了油瓶，“啪嚓”一声，油瓶子打碎了，黄黄的油洒了一地。

一箕油的机灵劲上来了，一步跨进屋里，顺手抓过一个小瓦盆，跪在地下，两手一合，就连油带泥一齐往盆子里捧。捧完了，直起身来，低声下气地问道：“我说大哥，你干么这么急？本来供应有数，来的不易，看洒的多可惜呀！”

高德孝又是心疼又是气，老脸象个猪肝子。他坐在炕沿上，愤愤地说：“别提啦！你大嫂上午求人捎口信，让我去接她，还叫把家里的几张粮票给她带去。搞预分家里住过几个工作人，放下几张粮票，不等用，顺手丢在一边了，现在要用